

本土文本



失语(小说)

□倪苡



绘图瞿溢

李小余在阳台上站着，看见楼下空地上，两三个孩子逗着一只穿花衣服的泰迪犬。孩子们对那只泰迪犬的尾巴很是着迷，轮流着瞅准机会冲上去摸一下它球一样的尾巴，一摸就带着笑声跑开，笑声在小区的上空漫天飞。李小余想：我怎么就不能因为一条狗尾巴发笑？那到底有什么能让她笑呢？想了一圈，没有。她整天像生了病似的，表情阴郁，走路拖沓。前天因为受凉嗓子哑，连吵架都干不成了。她产生了跳下去的念头，这念头吓得她身子一抖，继而退回到客厅，透过窗玻璃看天空。灰蒙蒙的天空像灌满了铅，低沉低沉的。偶有一只身形娇小的鸟贴着云层疾飞，倏地一下就出了她的视野。一只飞翔的鸟离她越来越远，远到天涯海角。

李小余记不清自己的不快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王冬每晚都十点后回家，李小余可以接受，毕竟是市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，饭局多属正常。王冬回家后，两只手在手机上忙个不停，像个熟练的程序操作员。无论他是打游戏，还是聊天，李小余不去关心，有些事太关心了，会让他人不愉快，说不定也会令自己不愉快。李小余虽是市图书馆的一般工作人员，但从小到大，她都是个戏迷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她岂有不懂之理。

去年元旦，王冬有了三天不明白的出差，这之后就三天两头夜不归宿，理由是值班。李小余前天夜里头疼，打不通王冬的电话，就去了医院。她到现在都后悔自己的死心眼，非要到医院看个究竟干什么！

王冬当然不在值班。

李小余问了王冬科室的同事，确定王冬不是今夜值班，她仓皇地逃出医院。深夜无人的街头，寒风刺骨，李小余无声地流泪，她不敢大声痛哭，好像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她蹲下来，把头埋在臂弯里啜泣。后来一条狗在不远处对着她汪汪大叫，平时怕狗的她站起来向狗走去，对狗吼道：“你咬我呀咬我

呀。”狗看见她走过去，转身逃走了。她跌跌撞撞地回到家，瘫在沙发上，想放肆地哭一场。这时儿子起来上卫生间，李小余赶紧关了客厅的灯，天大的事都不能影响儿子，儿子可是马上要中考的人。她一会儿坐靠在沙发背上，一会儿又跳起来，像是要冲出门去，但放在门把手上的手最后总是松下来。她就这样在沙发上过了一夜。

天亮后，李小余像还了魂一样，打起精神给儿子做饭。儿子和往常一样，一言不发吃好饭去上学，并没有看母亲血红的眼。到了上班时间，李小余发信息向单位请了三天病假。领导回答得很爽快，让她在家好好休息。李小余看着领导信息想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了一句话：偌大的地球，不多你一个，也不少你一个。

她把手机调至静音状态，在家躺了一天。将近天黑时，李小余醒来，发现手机上一个未接电话都没有，微信里除了几个微商发了微信，再无有用信息。她存在或者不存在，在不影响任何人的生活，谁也不是非需要她不可。

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需要她，那一定是儿子。李小余起来煮晚饭，她头痛欲裂，估计是感冒了。上初三的儿子，每晚自习回家后都要吃一通。

今晚的儿子也不例外，边吃饭边看手机。李小余很想跟他说点什么，她已经一天没有说过一个字了，可她不知道跟儿子说点什么，最近儿子的脾气大得很。每晚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房间拿手机，然后眼睛不离手机，吃饭走路，甚至刷牙。儿子刷牙是学的网上的规定动作，刷牙要三分钟才有清洁作用。三分钟，儿子的刷牙就有可能是坐着的，他边刷牙边翻手机。李小余看他刷牙都不放过手机，心里很不爽，总是要说上几句：“就三分钟你都做不到不看手机？”儿子心情不好时，就呛她一句：“一分钟都不能没有手机。”

李小余并没有理会母亲的劝说，离婚的事闹了一个多月。王冬一口咬定，他是出差了，跟人合伙做医疗器械生意。李小余表示反对，既然是做生意的，为什么不告诉她。王冬说：“告诉你有用吗？没用

有达成一致意见。特别是坐着刷牙看手机，李小余最不能接受，这动作本身就很奇怪。特别是早晨，李小余从自己上学到上班，到儿子上学，觉得早晨就是匆忙的代名词。儿子有时因为早上的时间不足，可以少吃早饭，甚至可以不吃早饭，但就是不肯扣住早晨刷牙的这三分钟，李小余心里笃定，儿子给足刷牙时间，是因为这三分钟可以看手机。

婚还怎么离呢？婚可以不离，但吵架总是可以的吧。李小余在沙发上坐着，设想了若干个问题，也设想了王冬会怎么答，但最满意的答案，她要王冬说出那个女人是谁，最好逼着他交出那个女人的电话号码，她当他的面骂那个贱人一通，那才爽呢。

这想法令李小余浑身发热，头脑发胀。她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想去阳台上吹吹风，无奈脚下一软。她到现在才发现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像个软柿子。她发烧了，但她坚持坐在沙发上。

王冬是午夜十二点零五分回来的，看见李小余坐在沙发上，不免一惊，但还是很镇定地问了一句：“怎么还不睡？”

李小余瞪着他，想问他昨晚到底去哪里了。李小余忽然发现自己失声了，嗓子眼儿像压着一块石头，使出浑身的劲，声音都出不来。

王冬倒是不罢休，说：“你瞪着我干嘛，有什么事你说出来。”

说话是件多么简单的事啊，李小余从没想过自己会说不出话来。她急得抓住自己的脖子，那样子像是有鬼魂附体了似的。王冬看了她一会儿，说了声：“你又在玩什么花样儿。”

她知道他又在瞧不起她了。之前闹离婚那会儿，她急晕过几次，晕不多会儿又自己醒过来，真的像是装死一样。

王冬说着就要去卫生间洗漱，李小余过来拉着他，凑近他时，她忍不住用鼻子嗅了嗅，一股浓重的烟味直钻鼻孔。

“你这是要干吗？有事说事，动手干吗？”王冬说着甩开了李小余的手，李小余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

王冬不禁笑起来：“你真想成戏精啊，在家也演戏啊。”

李小余果真如演员一般，瞪得大大的眼睛里，两行清泪喷涌而出。

(一)

良心萝卜(散文)

□孙天浩

巴掌大的一块蔬菜地，母亲仍然留出一角，长了萝卜。家里长萝卜还是在我小时候，萝卜缨千汁水，用盐醋油一拌，佐粥特别香。萝卜或干煮，或生吃都行，烧肉更是难得。这是几十年前的记忆，一旦被母亲的举动翻检出来，神往有之，慨叹更有之。吃饭时，母亲说了好多有关萝卜的话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；萝卜进城，药铺关门；萝卜上市，医生没事。母亲曾经是乡村医生，别看年近八旬，一头银发，体检的各项指标比我都正常，让我惭愧。

萝卜种子下地后，母亲几乎天天围着地头转。当有一天拽着我去看时，地里的萝卜已是茫茫的一地翠绿了。除了施肥，萝卜在生长期无需费心管理，故而母亲很少去搭理，直到秋后，才偶尔背着手去巡视。母亲其实在等待霜降。萝卜的那种不辛又辛，不冲又冲的味道经霜期一淘，就淡了许多，还添了些许清甜，吃

起来特别脆，齿清舌温，肺凉心安。难怪宋代的刘子翬会感慨赋诗：“密壤深根蒂，风霜已饱经。如何纯白质，近碧染微青。”生活既入世，精神又出世，日子便是好日子。

萝卜起田后，土气未褪，母亲会挑一个体态瘦长丰盈的，洗净，切一段，咬几口，还把余下的一段塞给我。母亲的牙齿真好，雪白，一个不缺一个不松，咬萝卜如同嚼豆腐。而我的基因似乎来自父亲，无缘无故，牙齿松动。母亲为人忠厚老实，牙好是生活对她的厚爱，独对我有偏见，大概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吧。

收获了萝卜，母亲的一手厨艺有了用武之地，开始变着花样，或让萝卜扮成主角，或委以配角，在饭桌上唱响一出出的精彩大戏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·菜部》中说萝卜乃蔬中之最有益者，母亲可谓深得三昧，每每食之，我便想起了“吃得菜根香者，则百事可做”的古语，萝卜里蕴含的哲学也不简单。母亲看我吃得津津有味，喜不形于声

色。她这一辈人，在经历了一番人事苍茫之后，咀嚼风霜岁月，已然味同萝卜了。

萝卜一时吃不完，母亲就在院子里挖个深坑埋起来。如果逢大雪天，母亲会铲满一瓮干雪藏萝卜，待到开春，雪还没化，能保萝卜依然簇新如刚出土，一点不减土气。

母亲说：“这样多好，什么时候想吃就扒出来几个。萝卜没了土气就不是萝卜，不好吃了。如果腻了，等过年和你妹妹家一起吃。”不料因疫情影响，各地倡导就地过年，妹妹一家今年春节没回来。母亲有些失望，大年三十除做了几个拿手的萝卜菜外，还特意留了些，说等妹妹一家清明回来祭祖上坟。萝卜是土人参，吃了可以通气，解春困。春气动，阳气升，萝卜能宽心。你读工作忙起来哪顾得了这些？人吃苦，萝卜补。母亲年轻时少言寡语，年龄大了总是叨叨不绝。母亲的唠叨不仅一点不烦，反而令我感到特别亲切。

萝卜下得了厨房，也上得了厅堂。有生活的画家每每青睐大白菜，也



民间写真



一路漂泊

□关立蓉

老屋门前的这条河，我见证过它的繁盛和宽阔。那时，它的两岸有成片的芦苇，葳蕤鲜活的草木，长满河岸。而今，它的右岸有一家木器厂，它的左岸是一家机械制造厂，它逐渐蜷缩，成了一条小河，河面上，常常泛着不清不白的光。春天来了，从它的上游，无数幼萍滑行而来，涌动起伏，这一片片凌乱的绿，让沉寂一冬的河流恢复了生机。这些水绿色浮萍，也可以见证，河流的上游，依旧水草丰美。这些浮萍，就这样，一路聚散，停停走走，汇聚在这一条小河中。在漂泊中，感知着这个世界的冷与暖，悲与喜。

我与萍的相识，来源于与猪鸡的联络。小时候，放学回家，随即奔往河边，彼时，它还是一条相当宽阔的大河。我右手执一根长长的竹竿，顶端用尼龙丝织成细密的网，左手是一只红色的有锈迹的小铁桶。我用竹竿打捞靠岸的浮萍，它们鲜嫩，翠绿，带着浮生的根须。水面上发出细碎的哗哗流水声。这声响，是萍的疼痛和呼喊么？捞尽萍的河面，留下一片空白，白得刺眼，令人恐慌。暮色中，苍凉的感觉从水面四围弥漫上来。想起大人说起的河边水怪的传说，收好工具，飞也似地逃离。

在乡间，有称作“萍”的女子，她们是朴素勤劳的邻家姑娘，蓬勃着乡村的生活。某一日，她们赶早打起行囊，沿着公路铁路奔向远方。服装厂、工地、电子厂……都可以看到她们忙碌的身影。她们是无法落根的浮萍，在人潮汹涌的水域飘零，用一生的碧绿，抚慰亲人，诠释自己。

误食桐油

□凌华

计划经济时代，大米、面粉和食用油都是紧俏物资，按人口实行计划供应，由粮食部门具体负责实施；煤油、煤球、桐油也一样是紧俏物资，由供销部门负责供应。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桐油也是由粮食部门负责供应的。

桐油是用油桐树的种子榨出的油，有毒，不能食用，因其干燥迅速、耐高温、耐腐蚀，加上防水性好、光泽度好等特点，被广泛地应用在造船、建筑、油漆、新印刷、农用机械、电子工业等方面。

由于桐油是用植物种子压榨而成，因此一开始是与食用油一起由粮食部门负责供应。由于桐油表面看与食用油区别不大，与食用油一起发放，极易误发，一旦食用，会出现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头痛、头晕、呼吸困难，甚至肾脏有轻度损害。

当时误把桐油当食用油发放和食用的事例还真不少。据南通县粮食志记载，1971年4月25日、26日两天时间内，南通县兴仁粮站将473.65公斤桐油误当食用油供应给村民，危及18个大队共127个小队的283户共1411人的生命，其中有598人中毒。

1971年4月25日，许多村民到粮站购买棉籽油，因担心油池里油不够，粮站决定往油池里再增加一桶油，并安排几个民工去

做这事，没有派人现场指挥。几个民工来到油池边一看，没有桶装油，只看到场地另一边有一油桶，而且装满了油，看上去与棉籽油没区别。几个民工一起把油桶运到油池边，把油倒进油池，粮站便开始对外出售。

当时，一些村民看到所买棉籽油有些发红，也没有产生怀疑，在继续出售了两天后，粮站忽然接到许多村民反映，食用了粮站的油，出现不同程度腹泻等症状。经粮站调查，最后确认系误食桐油所致。粮站立即向当时的兴仁区委汇报，兴仁区委一边立即通过有线广播，通知4月25、26日在粮站购买棉籽油的村民立即停止食用，并凭供应证和所购桐油到粮站退换；一边全力组织误食人员立即到医院治疗，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扩大，最后经有关部门全力抢救，避免了死亡事故的发生。

其实，把桐油误当食用油发售事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，虽然粮站为了避免误发，故意把桐油放在场地方另一边，以便与食用油隔开，但是有关人员在布置任务时，没有详细告诉民工，导致事故发生。虽然最后没有造成人员死亡，有关责任人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理，但教训值得深思。

后来，为了避免误发，桐油改由供销部门负责具体发放。

江海新韵



早春的心思

□吴华

想变成一朵梅花
或者一朵桃花

绽放在春天的枝头
摇曳在你经过的路口

当你向我走来
我会用花香

为你拂去满身尘埃

你若低头嗅我

便是一生一世

你若在远处回眸
我愿以瞬间的凋零
许你下一个春色无边